



ULSZ3094 PROJECT II

论李昂《甜美生活》的女性书写

The Feminine Writing in Li Ang's *Sweet Life*

苏洁盈

Nicole Soo Jie Ying

21ALB05575

指导老师：袁敏棻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6



ULSZ3094 PROJECT II

论李昂《甜美生活》的女性书写

The Feminine Writing in Li Ang's *Sweet Life*

苏洁盈

Nicole Soo Jie Ying

21ALB05575

指导老师：袁敏棻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6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6 Nicole Soo Jie Ying.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录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3
第三节 研究现状.....	5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7
第二章 《甜美生活》中的情爱表现	10
第一节 爱情中的情爱形式.....	10
第二节 婚姻下情爱的压抑与异化.....	13
第三节 畸形的情爱形态.....	19
第三章 《甜美生活》中的身体呈现	22
第一节 女性凝视下的身体.....	22
第二节 自主掌控的身体禁忌.....	27
第三节 出走的身体.....	29
第四章 《甜美生活》中的女性处境	33
第一节 社会对女性的规训.....	33
第二节 家庭赋予的女性定位.....	36

第三节 女性意识的感悟.....	39
结语	43
参考文献	45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苏洁盈 NICOLE SOO JIE YING

学号：21ALB05575

日期：2026 年 4 月 24 日

论文题目：论李昂《甜美生活》的女性书写

学生姓名：苏洁盈

指导老师：袁敏荣老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作为当代台湾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李昂的作品始终以女性视角剖析社会权力结构中的性别问题。《甜美生活》表面上描绘了女性的情感纠葛，但书名中的“甜美”却蕴含着讽刺意味。小说中揭示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情感、身体与身份的隐性操控。关于李昂的学术研究大多集中于她更具争议性的作品，如《杀夫》、《迷园》、《北港香炉人人插》等，而对《甜美生活》的探讨相对较少。因此，本文试图探究这部小说集的文学意义。本文运用文本细读法和女性主义理论来分析文本中的性别权力关系，从情爱表现、身体呈现与女性处境三个角度探讨《甜美生活》中的女性书写。《甜美生活》揭示了社会“甜美”外表下女性的挣扎和觉醒，为女性写作提供了独特的文学和性别研究价值。

【关键词】 《甜美生活》、李昂、女性书写

致谢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我的指导老师，袁敏棻老师。从一开始，她就给予了我许多帮助。没有她耐心地指导，这篇论文是不可能那么顺利地完成的。此外，我还要感谢过去三年里教导过我的所有老师。

我最感激的是自己的坚持。从选题到完成论文，对我来说是一段艰难的旅程。尽管在写作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困难，例如文献资料匮乏以及我自身严重的拖延症等，但我最终还是完成了它。这篇论文或许并不完美，但它是辛勤努力的成果，我对此已心满意足了。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们一直以来的陪伴与帮助。我感谢我的妹妹时不时会给我发她做的蛋糕照片。虽然看着这些照片我很馋，但和她聊天能让我放松下来，所以谢谢她在不自觉时帮我缓解了不少压力。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台湾于 1895 年根据不平等条约割让给日本，日本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强化了原有的父权制体系。1949 年国共内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扮演着传统文化遗产守护者的角色，严格控制社会，鼓励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辅助性和顺从的角色。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种赋予女性的传统父权角色才开始受到质疑。¹台湾妇女运动由吕秀莲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发起。吕秀莲从人道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视角探讨了两个备受争议的话题：1971 年大学联考中对男考生的保护措施，以及 1972 年公众对杀妻丈夫的过度同情，这一讨论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²自 1972 年起，吕秀莲试图开始组织妇女团体，倡导性别平等，但遭到政府和社会的抵制。1979 年，她因参与与国民党的政治冲突而被捕入狱，台湾妇女运动也因此陷入低谷。直到 1982 年，李元贞教授创办《妇女新知杂志社》，台湾妇女运动才得以复兴。

由于当时台湾社会的保守性质，任何倡导变革的女性运动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歧视和批评。因此，台湾并未发展出像西方那样大规模、激进且组织严密的女性政治运动。女性主义者往往不得不采取更为温和的方式来提高女性的意识，并改变社会对女性的固有观念。吕秀莲不赞同西方女性主义者主张打破性

¹ 邱子修，《跨文化的想象主体性 台湾后殖民/女性研究论述》（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页 203。“国民政府”指的是国民党，该党在 1949 年国共内战被迫迁往台湾，并一直执政到 2000 年政党更迭为止。

² 邱子修，《跨文化的想象主体性 台湾后殖民/女性研究论述》，页 204。

别差异的做法³，她认为男性无需“女性化”，女性也无需“男性化”，而是强调“人权”。

《联合副刊》和《人间副刊》在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女作家得以发表大量小说和散文。⁴在解严后的初十年里，台湾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进行了重大改革。报纸副刊上提出的性别议题吸引了众多女性作家。台湾女性文学的兴起开始质疑现有的男性霸权和国族议题。从1980年到1990年，许多女性作家开始以自身经历为创作起点。⁵因为只有当女性释放出诸如喜悦、愤怒、悲伤和幸福等外在情绪，以及内心汹涌澎湃的欲望时，她们才能建立起自主感。李昂就是这样一位女作家；她凭借作品《杀夫》荣获《联合报》小说类首奖。⁶

李昂，本名施淑端，1952年出生于台湾。十六岁时，以中短篇小说《花季》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李昂的作品因其强烈的性别意识、敏锐的社会观察和打破禁忌的写作风格而备受学术界推崇。学者对李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别暴力、女性身体政治以及对父权制结构的批判等方面。在当时的台湾社会中，关于性爱的主题进场引起争议，而李昂的小说中总充满了对性的描写，因此李昂的名字与禁忌话题绑在了一起。⁸

《甜美生活》是一本出版于1991年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李昂横跨二十年间的十篇作品，按创作和发表时间顺序排列。这本小说集收录了李昂小说中与

³ 邱子修，《跨文化的想象主体性 台湾后殖民/女性研究论述》，页205。

⁴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 下册》（台北：联经出版，2011），页731。

⁵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 下册》，页731。

⁶ 邱子修，《跨文化的想象主体性 台湾后殖民/女性研究论述》，页199-200。

⁷ 邱子修，《跨文化的想象主体性 台湾后殖民/女性研究论述》，页199。

⁸ 邱子修，《跨文化的想象主体性 台湾后殖民/女性研究论述》，页263。

情爱有关的小说，尤其是女性的情爱。⁹作为当代最具争议的女作家之一，李昂的作品广受赞誉，但也有人批评她对性的描写过于大胆，例如，《杀夫》《迷园》等。但对于李昂来说，性是“冲破一个传统的社会最深刻的力量”。¹⁰

她在《甜美生活》这本小说集里收录的〈回顾〉、〈人间世〉和〈苏菲亚小姐的故事〉中批判了学校、家庭和社会中围绕性的禁忌，探讨了性行为的社会、道德和心理层面；在〈生活试验：爱情〉、〈转折〉中她探讨了婚外情中女性的心理转变；〈一封未寄的情书〉与〈甜美生活〉则以书信形式展现了女性隐秘的心理情感。在李昂的许多作品中，性在女性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常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使她能够揭露性别不平等和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这本小说集并不仅歌颂爱情的美好，也探讨了隐藏在美好背后的现实。尽管书名为《甜美生活》，但生活真的“甜美”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甜美生活》没有固定的主角，而是将不同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有些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有些则以第三人称叙述，还有从女性和男性的视角展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从多个角度描绘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面临的各种困境和起伏。李昂的写作风格与她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她运用了一种更为平和、日常的笔触，来凸显女性在父权制下所遭受的压迫。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⁹ 李昂，《甜美生活》（台北：洪范书店，1991）页1。

¹⁰ 邱子修，《跨文化的想象主体性 台湾后殖民/女性研究论述》，页200。

女性书写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在西方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港澳台文学以及马华文学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李昂的作品以女性为中心，深刻描绘了女性生活的艰辛、情感压抑和社会地位低下，为女性写作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研究价值。她运用细腻的文字和多元的叙事手法，向读者展现了女性的生活处境和情感迷失等。通过分析李昂《甜美生活》中的女性处境，本文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作者的文学风格及其潜在的女性主义观点。

情爱主题在文本中并非仅仅是一种私密的情感，而是一个社会价值观、性别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交织的领域，所以研究《甜美生活》可以反映出李昂对父权社会对女性主体性的塑造方面的思考。在当代社会中，爱情通常被视为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然而，女性在情感关系中的地位、角色和情感体验仍然深受性别角色、家庭期望、社会价值观和审美想象的影响。尽管情感关系看似属于私人领域，但实际上却深受结构性性别权力动态的影响。因此，《甜美生活》中对女性心理情感和生理体验的描绘，为我们理解女性书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在文学、文化和性别研究领域都具有意义。

李昂运用暗讽手法揭露了婚姻和爱情中的虚伪、欲望和不平等。与此同时，她重视女性身体意识，使她们不再仅仅是观察和规训的对象，而是拥有欲望、情感和自我意识的个体。李昂通过对女性日常生活的细致描绘，揭示了她们在当代化和父权制结构交织下所面临的困境、焦虑以及对自我认同的追寻，赋予了作品反思现实的价值。

本文旨在填补李昂《甜美生活》学术研究的空白。通过分析她关于女性书写，探讨她如何通过日常描写展现女性在家庭以及社会中所面对的难题。本文

之所以研究李昂的中短篇小说集《甜美生活》，是因在她众多作品中，《甜美生活》并没有以激烈、激进的方式表达她想要探讨的女性主义，而是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呈现了她所关注的女性写作。因此，这部中短篇小说集在李昂的作品中显得很独特且具有特殊的意义。另一方面，本文也为理解当代女性与婚姻、情感、身体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第三节 研究现状

在李昂的研究现状里，《甜美生活》从未像《杀夫》和《迷园》等作品那样受到关注，后者侧重于暴力、性政治和激烈的性别冲突。大多数学者关注李昂作品中的极端暴力、性别对抗或政治隐喻，却鲜少关注《甜美生活》中呈现的微观层面、日常情感结构和隐性压迫。

在情爱方面，方忠、陈兴丽〈论李昂小说的情爱书写〉¹¹以李昂的创作轨迹为线索，从性探讨了李昂小说中情爱书写的深层含义。戴华萱〈请（勿）入座：李昂“情书系列”的符号游戏〉¹²讨论了在书信体的书写策略下，李昂如何以书信阐述女性内在私密、真实、赤裸的告白与〈甜美生活〉中中产阶级未婚的女性处境。

¹¹ 方忠，陈兴丽〈论李昂小说的情爱书写〉，《当代文学》，2008年7月，页70-74。

¹² 戴华萱，〈请（勿）入座：李昂“情书系列”的符号游戏〉，《文史台湾学报》第11期，页283-315。

在性描写方面，张巧瑜《台湾同志小说与酷儿小说情欲书写研究》¹³与纪大伟，〈1970年代台湾文学中的“女同性恋”〉¹⁴中都论及了〈回顾〉中青春懵懂的少女性的好奇与害怕，其中都讨论了小说中的同志书写；前者还论及了〈有曲线的娃娃〉女性对女性身体产生欲望，以此分析出女性之间的情感连接。何霄燕〈谈李昂小说中的女性意识〉¹⁵中论述了李昂如何描写女性性崇拜。

在女性困境方面，邱子修《跨文化的想象主体性：台湾后殖民/女性研究论述》¹⁶中讨论了女性主义、女人性别化以及李昂小说中的话题性面面观。其中从社经角度审视男女关系，论述了李昂创作中所反映的女性处境以及女性深陷于角色期待的束缚。陈宜屏《论李昂小说中的女性问题之呈现》¹⁷分析了李昂小说论及父权与政治权力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庄园〈论台湾女性主义作家李昂〉¹⁸则从分析〈一封未寄的情书〉中女性通过参与社会工作找到自己的出路，挣脱了个人自私的束缚，展现了小说中女性的成长。

此外，其他相关主题方面有朱芳玲在《六零年代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现代性》¹⁹论及了李昂如何在小说中反映女性在父权制度下的处境以及讨论李昂小说中的性书写。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下册》²⁰论及了李昂的形象与文学表现。黄绚亲《李昂小说中女性意识之研究》²¹中讨论了李昂在《甜美生活》中反抗父

¹³ 张巧瑜，《台湾同志小说与酷儿小说情欲书写研究》（台北：淡江大学中国文学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9）。

¹⁴ 纪大伟，〈1970年代台湾文学中的“女同性恋”〉，《女学学志：妇女与性别研究》第33期，页1-46。

¹⁵ 何霄燕，〈谈李昂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页10-13。

¹⁶ 邱子修，《跨文化的想象主体性 台湾后殖民/女性研究论述》。

¹⁷ 陈宜屏，《论李昂小说中的女性问题之呈现》（台北：淡江大学中国文学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9）。

¹⁸ 庄园，〈论台湾女性主义作家李昂〉，《晋阳学刊》2007年第2期，页119-123。

¹⁹ 朱芳玲，《六零年代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现代性》（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0）。

²⁰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下册》（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

²¹ 黄绚亲，《李昂小说中女性意识之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

权、自我解放及成长的主题。邱贵芬《（不）同国女人聒噪——访谈台湾女作家》²²论述了李昂小说析论、女性主义、性别政治等内容。

《甜美生活》中揭示了当代社会中普遍存在却常被忽视的女性日常压迫，其中包括婚姻制度中的权力失衡、家庭结构中的性别期望、根深蒂固的女性承担家务的观念，以及对女性欲望的压制和噤声。《甜美生活》中细腻的心理描写，呈现了女性在情爱中面对的依赖、顺从、挣扎与觉醒。这些因素将看似“甜蜜”的生活变成了权力暗中操纵的舞台，是用“婚姻”糖衣包裹的剥削。本文将从女性书写视角中的情爱表现、身体呈现与女性处境方面，对李昂的中短篇小说集《甜美生活》展开研究以填补该作品研究的空白。

第四节 研究方法思路

本文以文本细读法（Close Reading）来分析《甜美生活》中的情爱表现、身体呈现与女性处境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结合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创作背景进行讨论。文本细读法作为英美新批评学派的研究方式之一，起源于约翰·克劳·兰色姆 1937 年发表的文章《批评公司》。²³文本出自英语中的“Text”，包含着“原文”、“正文”的意思。细读法指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要素作详细的分析和解释，即是以文本为中心，通过详细分析作品来明白作者所想

²² 邱贵芬，《（不）同国女人聒噪——访谈当代台湾女作家》（台北：远流出版，1998）。

²³ [美]约翰·克劳·兰色姆著、王腊宝、张哲译，《新批评》（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页 11。

表达的思想与想反映的事情。本文将着重分析小说集中女性书写元素较多的章节。内容方面，本文将会探讨李昂小说中情爱表现、身体呈现与女性处境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呈现不同的女性在社会下的生存样貌。

此外，本文还运用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甜美生活》中所呈现的女性主义意识。女性主义（Feminism）最初传入中国时，曾有多种译法，但最终只保留了“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²⁴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包含了性别平等的概念，旨在消除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对妇女和弱势群体的歧视。²⁵

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李昂作品中女性在社会中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和压迫，并探究她们觉醒女性意识背后的原因。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论及了“性别表演”，强调了一个人的性别认同不是预先决定的或固定的，而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说明它其实是一种表演性行为。²⁶波伏瓦《第二性》运用存在主义本体论和伦理学的语言，论证男性将“男/人”视为自我，将“女性”视为他者。²⁷因此，他者对自我构成威胁，也就成了女性对男性构成威胁。

第一章概述研究背景、研究动机和目的、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章节结构。

第二章分析《甜美生活》中爱与情感的表达方式，探讨在不同的关系结构中，情爱是如何被构建、扭曲和消费的。第一节从爱情分析文本中情爱的呈现

²⁴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196。

²⁵ 邱子修，《跨文化的想象主体性 台湾后殖民/女性研究论述》，页202。

²⁶ [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长沙：岳麓书社，2024）。

²⁷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方式，揭示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对情感认同和精神依赖的期待。第二节探讨在婚姻中，情爱如何在受到压制甚至异化，以及女性的情感如何逐渐让位于责任、角色和秩序。第三节讨论畸形情爱的表现形式，分析由权力失衡和压抑欲望导致的病态情感模式，从而揭示隐藏在情爱背后的现实问题。

第三章分析《甜美生活》中的身体呈现。第一节从“女性凝视”分析文本中的女性如何从自身视角感知和看待自己的身体，从而突破了以男性为中心的视角，并将身体作为自我认知和体验表达的载体。第二节则探讨女性对身体禁忌的主动探索和掌控，揭示女性如何通过身体实践重获被压抑的欲望和自主权。第三节从背叛的身体分析当女性的生理欲望偏离社会规范和道德期望时所经历的内心挣扎。

第四章讨论《甜美生活》中的女性处境。第一节社会视角分析现代社会通过道德、性别角色和价值观对女性施加的隐性规训。第二节转向家庭，探讨家庭中重男轻女的观念以及“妻子”的角色如何进一步巩固女性的从属地位，导致她们的个人价值被家庭功能所取代。第三节分析女性在压迫下做出的不同选择，包括女性意识觉醒后的反抗或对规训的顺从，从而揭示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复杂性和困境。

结论将总结李昂《甜美生活》中的女性书写。

第二章 《甜美生活》中的情爱表现

李昂自“人间世”系列以来，始终以大胆直露的方式书写两性情爱与社会问题。²⁸她以情爱来反映不同时代女性所处的压迫处境，并批判父权社会对女性命运和价值的束缚。情爱注重在“情”，涵盖了更广泛的情感与欲望。自80年代以来，李昂的作品受到西方的影响，这让台湾文学出现了此前没有明显先例的女权主义和本质论。²⁹在西方影响下，她创作了《杀夫》等作品，学者们认为这些作品相对激进。所以，李昂为了证明自己有写传统爱情小说的能力，以书信体写了〈一封未寄的情书〉。³⁰

第一节 爱情中的情爱形式

李昂在〈一封未寄的情书〉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她认为，

²⁸ 方忠，陈兴丽〈论李昂小说的情爱书写〉，《当代文学》，2008年7月，页70。

²⁹ 邱子修，《跨文化的想象主体性 台湾后殖民/女性研究论述》，页265。

³⁰ 邱子修，《跨文化的想象主体性 台湾后殖民/女性研究论述》，页266。

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两个自由人的彼此了解和认识上，爱人们应该会去体会彼此间相同和相异之点，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放弃因为自我而造成的差异，因而任何一方都不会遭受摧毁。³¹

〈一封未寄的情书〉中，C.T.非常渴望至高精神境界，所以她深深地被海归博士 G.L.所吸引。但当她得知 G.L.已婚后，便压抑了自己追求爱情的渴望。

李昂在〈一封未寄的情书〉中写道，

Montaigne 认为，婚姻是神圣的结合，任何从中取得的快乐应加以节制，並需以认真与严肃的态度处之。齐克果则指出，爱情是由衷而出的自然感情，结婚则是一种决心；爱并不等于要结婚，爱情难成为责任。³²

C.T.曾以为婚姻是永恒爱情的象征；后来，她意识到爱情对她影响深远，却始终无法释怀，甚至一度让她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在对 G.L.的思念折磨下，她最终决定再见 G.L.一面，以结束这痛苦的煎熬。

多年后，C.T.步入了婚姻并将精力投入到关怀人文社会中，“我深入到北门去探寻黑脚病的根源；我同山地服务队到山地去，看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如何被摧残；我到精神病院，体会到什么是非人的生活。”³³后来，她从自己的各种

³¹ 李昂，《甜美生活》，页 212。

³² 李昂，《甜美生活》，页 215。

³³ 李昂，《甜美生活》，页 222。

经历与身边人的生活中汲取灵感，并通过写作认识到自我价值。C.T.通过投身社会工作找到了人生方向；反观 G. L. 却放弃了年轻时的理想。C.T.本因欣赏 G.L.成熟的举止和独特的见解才产生的爱慕之情，重逢却发现 G.L.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这使她对 G.L.的崇拜彻底崩塌，但多年的阅历已能让她独立自主地面对未来。李昂认为女性需要欣赏并效仿她们所敬佩的男性，然后通过持续的努力和自我提升，最终蜕变为成熟独立的女性。³⁴女性的成长是在压力和痛苦中磨砺而成的，需要不断培养韧性。

台湾曾是殖民地，加上长期以来女性被视为“第二性”。³⁵这加剧了台湾女性渴望通过嫁给社会地位更高的男性来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如<苏菲亚小姐的故事>中，苏菲亚认为一张“绿卡”如同免死金牌。她渴望嫁给外国男人，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身体来赢得爱情以及提升社会地位。1960、70年代的留学热潮催生了无数像苏菲亚这样的女性，李昂便以此小说讽刺这个现象。³⁶

苏菲亚在意识到洛德不靠谱后，便开始寻找别的男人。她第一位目标是中文家教课的学生，尽管他们关系并不算亲近，但苏菲亚声称那位男学生深爱着她。对于她收取钟点费的事情，她解释说“是因着她的魅力使那美国男生屈从。”³⁷当外界传学生付的是与苏菲亚上床的价格时，苏菲亚竟坦然以对说：

“我难道会只卖那么便宜，一个钟头才 **charge** 两块两毛？”³⁸这展现了苏菲亚为了接近美国男人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牺牲自尊也无所谓。

³⁴ 庄园，〈论台湾女性主义作家李昂〉，页 121。

³⁵ 陈宜屏，《论李昂小说中的女性问题之呈现》，页 108。

³⁶ 陈宜屏，《论李昂小说中的女性问题之呈现》，页 108。

³⁷ 李昂，《甜美生活》，页 98-99。

³⁸ 李昂，《甜美生活》，页 99。

不久之后，她迷恋上了一位美国老师，并以寻求学术帮助为由接近他，但两人之间并无进展。从女性主动、男性被动的角度来看，苏菲亚追求爱情自由并没有错，爱情本身也不该受到限制。但她试图通过博取男性的关注来提升自己价值，如，制造舆论让别人误以为她与男学生之间有关系与她用身体勾引老师换取爱情的行为是自我物化的行为。李昂通过〈苏菲亚小姐的故事〉揭示了台湾女性的自贬现象。苏菲亚的行为源于她对自身台湾身份的不满以及对女性角色的刻板认知。³⁹她坚信只有得到男性的青睐才能体现女性的价值，却没意识到这让她成为了男性的剥削对象以及其他人的笑柄。这种自贬现象是传统社会影响的结果，导致女性在不知不觉中贬低自身的价值。⁴⁰

第二节 婚姻下情爱的压抑与异化

李昂的小说常聚焦于现代女性的情感困境。女性在步入婚姻后，常屈服于社会对她们的规训，导致她们沦为男性的附庸。这种观念本质上是男性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试图将女性塑造成依赖男性的存在。在这种思想观念的灌输下，女性将男性置于生活的中心，心甘情愿地成为恪守传统的妻子。

〈甜美生活〉以中产阶级的未婚女性，即 C.T. 为主角。小说中，C.T. 用餐的地方是“布置华美的餐厅、西餐厅或私人俱乐部”⁴¹，可见她是一位享受自我生活的女性。在这部小说中，李昂探讨了 80 年代未婚女性在获得知识和经济权

³⁹ 陈宜屏，《论李昂小说中的女性问题之呈现》，页 108。

⁴⁰ 黄绚亲，《李昂小说中女性意识之研究》，页 221。

⁴¹ 李昂，《甜美生活》，页 231。

力后，女性的主体性意识。⁴²小说中，女主 C.T.深爱着男主 G.L.，却在婚礼前夕陷入恐惧。她说：

“就像你说你喜欢我作家事，G.L.，你还希望我替你生好几个儿女，辞去工作，在家里当一个尽职的母亲。就这些我们曾坦诚的沟通过，我对家事一无兴趣，我的工作足使我有能力请人来帮忙家里的工作，对这种能力的‘分工’……你也知道你的母亲、姐妹，从来少作家事。”⁴³

她担心自己的爱情、家庭、事业和财富会因为环境产生变化。她害怕婚后无法适应自己即将成为的好妻子和好母亲的角色，也害怕将来会后悔结婚。因为 G.L.的理想伴侣是温柔且顾家的传统主妇，但这并不是新时代女性 C.T.的追求。这里凸显出中产阶级女性在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各种冲突。男性坚守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观念，而女性则渴望追求家庭以外的个人生活。所以当 C.T.说对家务没有兴趣和以 G.L.的母亲和姐妹“从来少作家事”⁴⁴来反驳时，G.L.勉强地同意了，因为他潜意识里将女性亲手做家务与“她爱我”画上等号。家务外包后，他失去了从女性“自我牺牲”中获得情感认同的方式。

此外，C.T.以 G.L.的女性亲属为例进行反驳具有强烈的讽刺性。男人的情感逻辑将妻子排除在需要照顾的人群之外，但将她们纳入服务伴侣的人群之

⁴² 戴华萱，〈请（勿）入座：李昂“情书系列”的符号游戏〉，页 298。

⁴³ 李昂，《甜美生活》，页 238。

⁴⁴ 李昂，《甜美生活》，页 238。

中。这种观念将情爱变成了占有与剥削，也就是女性必须从服务男性来证明自己的爱意。传统社会中的女人就像田地用身体牺牲和孕育，但如果利益少了，庄稼人就会抛弃这块田地，这就是婚姻“甜美”糖衣外表下隐藏的性别权力不平等。这种婚姻迫使女性只为了丈夫而存在，从而迷失自我，沦为男性的附属。所以，尽管 C.T.深爱着 G.L.，却仍然选择逃婚的行为象征着她强烈反抗这种会导致自我迷失的婚姻模式。

〈婚礼〉则以荒诞的方式从男性视角呈现与讽刺女人婚后悲苦的一生。李昂以“湿淋淋的太阳”、“古老的楼房”、“长着青苔的古井”、“阴暗的厅堂”来营造小城压抑的氛围。小说中，

妈仅告诉我在转过十字路口的这带找找辨认一个上面爬着青藤的蓄水池。可是现在我站到这排楼前，看到的仅是一个个枯色的逐渐在转小的水泥蓄水池，没有一个是爬满青藤的。⁴⁵

“十字路口”象征着寻找结婚对象只需满足基本条件，就像主人公寻找蓄水池一样。“我”在寻找“爬满青藤”蓄水池的过程中，看到许多“枯色”蓄水池。这里象征着“我”想找充满生机的婚姻，但只看到许多“枯萎”的婚姻。李昂从男性视角描绘了女性在婚后逐渐“枯萎”，因为婚姻限制了女性的自主权与自由。

⁴⁵ 李昂，《甜美生活》，页 1。

小说中，“我”一直提着祖母要给菜姑的“篮子”，这个“像鬼魂依附我的篮子”⁴⁶长着“某种动物的细长牙齿”⁴⁷在咬着“我”的手。这里的“篮子”象征着婚姻的负担，反映出婚姻是一种沉重而令人窒息的负担。“篮子的重量现在像一只下扯的魔鬼的手，我必须紧快的把它送走”⁴⁸，“我”好想把它扔掉，因为它几乎让“我”寸步难行。从男性视角来看，男人在婚姻中可以轻易抛弃“篮子”，但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却无法摆脱这种沉重的负担。女性一旦步入婚姻殿堂就必须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家庭，而男性却可以在感到厌倦时轻易离开婚姻。“篮子”如动物细长的牙齿在咬着“我”的手和“一件质地很好却已老旧的绸衣”⁴⁹象征成家的观念是代代相传的，这是无法摆脱的。菜姑在得知“我”偶尔跟祖母吃斋后，便让“我”邻着新娘带八仙桌前。吃斋象征着虔诚、纯洁与庇佑一生的平安，这些在婚姻中也至关重要。

“我”在找长满青藤的蓄水池时，看见，

在一栋轩昂的楼前的蓄水池里浮着的竟是一条女用的已残破的红色内裤，一个干净的厅堂前的蓄水池中浮游着一条死了、发胀的大老鼠。⁵⁰

⁴⁶ 李昂，《甜美生活》，页 3。

⁴⁷ 李昂，《甜美生活》，页 1。

⁴⁸ 李昂，《甜美生活》，页 6。

⁴⁹ 李昂，《甜美生活》，页 15。

⁵⁰ 李昂，《甜美生活》，页 3。

李昂描述了轩昂的楼与干净的厅堂前蓄水池的荒凉景象，反映出了婚姻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实。“红色”是婚礼或喜事常用的颜色，因为它代表喜悦，而“残破”则揭示了婚姻的破裂。

当“我”进楼房找菜姑时，看到一个腐朽、没有扶手的楼梯。这个腐朽的楼梯象征着婚姻生活的脆弱和不稳定，如同腐朽的木头，断裂却依然完整，而没有扶手象征着婚后妻子缺乏依靠，因为男人在婚后大多只关心自己，忽视家庭。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到这里，我被迫一层层的向上，可是却不知道为了什么，最初我认为也许是某种叫责任或什么一类的东西，可是现在我知道并不，我不需要向我的祖母负任何责任。⁵¹

这里带出婚后生活逐渐“枯萎”，却不明白为何还要坚持，而且作为男人的“我”对祖母没有任何责任，这隐喻着男人对女人没有义务。

小说中的“我”在看到楼房里的女人们后，非常想念J，因为J是一个充满生命力与欲望的女人，与楼房里的女人们都不一样。楼房里的女人“摆动的宽大衣服像风吹开的枯草。”⁵²就连即将出嫁的“新娘”，

⁵¹ 李昂，《甜美生活》，页11。

⁵² 李昂，《甜美生活》，页18。

女孩一大段透明似的脖子就裸露在细细的尘埃和黄昏惨淡含血水的阳光中，毫无生意，像用某种巫术贮留的尸体。我需要一些可以握住的東西，这里的女人在可怕的威胁我的男性，在那三个老女人身上，我找不出欲望，在女孩洁细透明有如玻璃的躯体，我同样找不出情欲。⁵³

楼房里的女人在步入婚姻后都逐渐凋零，让“我”没有任何欲望，而J未婚，所以她生气勃勃。“我”在看到楼房里的女人们后迫切地需要J“熟透沉郁的乳房”⁵⁴，只有这样“我”才能感受到蓬勃的生命力，以维持“我”的男性自尊。

我穿过大肚子的女人，中年女人，老太婆，穿过数不尽的门口和长长的过道。回到街上，湿淋淋的太阳已不见了。我回过头来看看那个爬着枯藤的蓄水池，快步走向十字路口，在很短的时间就穿过它。我一耸肩。那只是某种足以令人嘲笑的经验罢了！我这样想。⁵⁵

最后，身为男性的“我”逃出了那个“鬼地方”，但女性则永远被困在那段阴暗潮湿的婚姻中。小说出现了三次“令人嘲笑的经验”，在这些经历中，“我”觉得许多事情都可笑，甚至像玩游戏一样。这反映了一个现实，男人在

⁵³ 李昂，《甜美生活》，页16-17。

⁵⁴ 李昂，《甜美生活》，页17。

⁵⁵ 李昂，《甜美生活》，页20。

婚姻中可以开怀大笑，而女人却不能，因为已婚男人享受着女人给予的一切，而女人在婚姻中总是付出更多。

〈婚礼〉本是“甜美生活”的开始，但李昂却以荒诞的情境揭露婚姻中的“甜美”。这种荒诞揭示了女性在婚姻制度中的真实处境。

第三节 畸形的情爱形态

大多数进入异性婚姻的女同性恋者都屈服于“强迫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逻辑，她们认为只有与男性步入婚姻才能洗去身上“不正常”性取向的污名，从而获得社会的认可。⁵⁶〈回顾〉中的主角“我”，是一个就读于教会学校，曾接触过关于异性恋和同性恋的知识的十六岁女生。小说中写道：

当她俯下头来，大簇黑发爬上她的肩，有些虚空的垂晃下来，像求援般，我突然很想将它们拢到肩后，但我并没有这样作，只看着她除下带子，再一颗颗解开前胸扣子。⁵⁷

⁵⁶ 纪大伟，〈爱钱来作伙：1970年代台湾文学中的“女同性恋”〉，页17。

⁵⁷ 李昂，《甜美生活》，页45。

当“我”看到贺萱的肉体时，从未想过原来女性的身体可以这样美。文中的“很想”展现了“我”内心的冲动，而“并没有”则是理智的表现。这种欲望并非通过行动来表达，而是通过“克制”来体现，克制使这种欲望更加清晰且浓烈。最终“我”只是看着贺萱脱衣的过程，只做一个充满渴望却保持距离的欣赏者。这里反映了女性对女性身体的欣赏，它不急于占有却比占有更具有浓烈的情愫。

但这一切美好想象在“我”回校前一天晚上破裂了，“我”从窗帘的孔缝中看见哥哥与贺萱交缠在一起。于是，

我掉转头，模糊的脏和罪恶涌上，肚内翻滚着想要作呕的想望。我回到房里，将那一天吃的东西全数呕出，还不断的吐出酸苦的黄水。而我清楚的知道，在我看到她裸露着的肢体时，那维系着的美与神秘已逝去，纠缠的情结亦不复再存有。⁵⁸

〈回顾〉由三段失败的恋情构成。“我”想和苏西河在一起却撞见他与男孩接吻；想和贺萱在一起却看见她与哥哥发生了关系；想和珍在一起却离开了珍。

⁵⁸ 李昂，《甜美生活》，页 56-57。

于是，在活了这些年之后，突然发现所要追求的或仅是美丽青春的肉体，也许，假如可能的话，伴随着这躯体引发出来的爱情，那或是真正可以要求，甚至是唯一能持有的。⁵⁹

“我”坚信只有“正常”的情爱才能将“我”从深渊中救出来。多年后，“我”终于找到了与自己和解的方式，也就是沉溺于年轻美丽的男性身体中，便有希望能察觉到爱情的感觉。女主认为男人是“救赎”她的解药，哪怕她只有一点点地对男体有感觉，她就能摆脱女同志的身份。⁶⁰这种想法极其扭曲，因为她为了成为符合社会期望的“正常人”选择沉迷于男体，这对她自己和他来说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综上所述，李昂以情爱折射出台湾女性在传统社会中面临的多重困境。她笔下没有“甜美”的爱情，只有在压迫中挣扎的女性，因为现实中的情爱往往会沦为权力与剥削。第二章不仅展现了女性成长的韧性以及她们在心理与行为上的“反抗”，还讽刺了女性自我物化的现象以及揭露婚姻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此外，本章还讨论了女同性恋者如何因“强迫异性恋”的逻辑而扭曲自我。

⁵⁹ 李昂，《甜美生活》，页 49-50。

⁶⁰ 张巧瑜，《台湾同志小说与酷儿小说情欲书写研究》，页 104。

第三章 《甜美生活》中的身体呈现

情欲（sexuality）是一种权力的形式，是社会建构性别结构的过程性别所呈现的情欲，实则与权力的分配密切相关，表现为男人享有性的优越，而女人则臣服于性。⁶¹李昂的作品始终围绕“性”展开，她深受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因此将“性”视作探索内心、建构自我的一种方式。⁶²李昂说：“在我所能了解的社会里，性一直是禁忌，所以才会说若能冲破这个社会禁忌，就是‘冲破一个约定俗成的社会最深刻的力量’”⁶³她认为确认自身的性别是对自身存在的肯定。尤其在中国社会，性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但李昂认为“性”是“更内向探索的线索”⁶⁴，是“冲破一个约定俗成的社会最深刻的力量”⁶⁵。所以，采访中邱贵芬问李昂想通过‘性’展现怎样的主题和思考时，李昂回答：“‘性’只是当时我关怀的，用来批判社会，或者是借用来展露一些在这样压抑社会下的人性问题。”⁶⁶

第一节 女性凝视下的身体

⁶¹ 邱子修，《跨文化的想象主体性 台湾后殖民/女性研究论述》，页 209。

⁶² 邱贵芬，《（不）同国女人聒噪——访谈当代台湾女作家》，页 100。

⁶³ 林依洁，〈叛逆与救赎：李昂归来的讯息〉，收录于李昂《她们的眼泪》，页 214。

⁶⁴ 林依洁，〈叛逆与救赎：李昂归来的讯息〉，收录于李昂《她们的眼泪》，页 212。

⁶⁵ 林依洁，〈叛逆与救赎：李昂归来的讯息〉，收录于李昂《她们的眼泪》，页 214。

⁶⁶ 邱贵芬，《（不）同国女人聒噪——访谈当代台湾女作家》，页 99-100。

“女性凝视”（Female Gaze）指女性作为主体，以女性视角的情感与内心看和描绘世界。⁶⁷虽然李昂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但在李昂的《甜美生活》中，弗洛伊德的“男性生殖器崇拜”思想不常出现，李昂反而更多地描“女性性征崇拜”，并发展成女性自我迷恋的书写。⁶⁸《有曲线的娃娃》中，李昂描写出了“乳房崇拜”或称“母性崇拜”，以此展现女性性心理的自我。

《有曲线的娃娃》中，女主因母亲早逝，所以从小没能从母亲那里获得吮吸或抚摸所带来的愉悦。弗洛伊德指出“原欲和饥饿相同，是一种力量、本能——这里是指性的本能，饥饿时则为营维生本能——人即借这个力量以完成其目的。”⁶⁹

弗洛伊德认为当婴儿吸允母亲乳房时获得的快感与成人在性满足时的表情相符，这被称为“快乐的吸允”（pleasure-sucking）。⁷⁰吸允通过性感带，即嘴和嘴唇传递快感，所以吸允这个动作带有性的意味，无论婴儿还是成人都借这个行为追求快感。⁷¹但女主因母亲早逝、父亲疏忽使她从小没有得到足够的安全感。一开始，女主从布娃娃得到了满足。但当她与邻居家小女孩抢娃娃被推倒哭，邻居家阿姨抱着她安慰时，“她第一次触到那般柔软而舒适的东西……但却本能的想要亲近它。”⁷²这让原本的布娃娃再也满足不了她。因此，女主从小极度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有曲线的娃娃”，‘曲线’则象征着“乳

⁶⁷ 注释：“女凝”是英国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对“男性凝视”理论进行反思与延伸的产物。她在1975年出版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提出了“男性凝视”的概念。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在“男凝”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女性凝视”的概念。

⁶⁸ 何霄燕，〈谈李昂小说中的女性意识〉，页10。

⁶⁹ [奥]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页86。

⁷⁰ [奥]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页86。

⁷¹ [奥]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页87。

⁷² 李昂，《甜美生活》，页25。

房”，以弥补心理上的缺失。之后，她使用泥捏了一个泥娃娃，躲在乡间废弃的防空洞里贪婪又享受地亲吻泥娃娃那光滑隆起的胸部。这种渴望一直延续到婚后。

当女主因时常做梦被丈夫带去看医生的公交上，被人碰了一下时，

她微抬起眼睛，看到一对丰腴的乳房，在衬衣里沉郁的往下坠。她开始有兴趣的作一连串联想，想着它们必有两个像过热的草莓的乳头，沉沉淀淀的往下淌，像等待着一张去吸允它的孩子底嘴。突然之间，她很想去靠近那对肥腴的乳房上，它们必是温暖舒适且可以让她休息的。她缓缓的闭上眼睛，想起曾经看过的一双孩子的手恣肆的在玩弄着母亲的乳房。她希望她是那双孩子的手，那么，她就可以享受到揉腻的母亲乳房无邪的欢愉。⁷³

她通过这件事明白了自己内心渴求的是来自母亲乳房的安抚。她还希望那是双孩子的手，这里反映出了女主希望通过纯洁不带欲望的一双手来抚慰自己，而不是一双带着欲望的手。

婚后有段时间，女主认为丈夫宽厚结实的胸膛曾短暂地给过她温暖与安抚，但随着丈夫逐渐冷漠的态度，她也开始“厌烦丈夫的权威和他的自觉是保护者”⁷⁴。她在性爱中感到“丈夫的身体也对她成了一种酷刑”⁷⁵，甚至将自己

⁷³ 李昂，《甜美生活》，页 24。

⁷⁴ 李昂，《甜美生活》，页 23。

⁷⁵ 李昂，《甜美生活》，页 27。

比喻成“驮驮着大车蹒跚无奈的摇晃走着的老母牛”⁷⁶。丈夫的种种行为让她失去了得到温暖和安全感的来源。所以，“她明白了以前一直感觉丈夫胸前所缺乏的，该就正是那样一对能靠着休息的乳房”⁷⁷，这让她病态地希望丈夫胸前能长出一对乳房。她想要的是一种带有母性温暖与安全的感觉。为此，她在丈夫上班后拉上房间窗帘，然后站在穿衣镜前脱衣服，

而后，衣服除尽了她跪坐在极清冷不含任何动物温暖的地板上，双手合十，开始祈祷。她向她所有听到名字的任何一个神祈祷。要求他们使她的丈夫胸前能够长出一对像他的奶子，她甚至希望能有某一种方法使她的乳房移植到丈夫身上。⁷⁸

她变换祈求的方式，有时自觉是一条在地上爬行的蛇，有时候自觉是一只怀孕的蜘蛛，但她祈求的则是同样的一件东西。⁷⁹

由此可见，女主为了丈夫能长出一对乳房变得越来越偏执。这是因为她从丈夫身上感受不到安全感，甚至在她鼓起勇气与丈夫分享她拥有的第一个娃娃时，被丈夫以嘲笑的语气说“妳的布娃娃呵！”⁸⁰这让她非常难过，所以她渴望从“乳房”得到抚慰。

⁷⁶ 李昂，《甜美生活》，页 27。

⁷⁷ 李昂，《甜美生活》，页 24。

⁷⁸ 李昂，《甜美生活》，页 30。

⁷⁹ 李昂，《甜美生活》，页 30-31。

⁸⁰ 李昂，《甜美生活》，页 22。

接着，幻想中出现的“黄绿色的眼睛”凝视着女主成熟的躯体，使她迫切地渴望拥有一个孩子来实现自己无法完成对吸允乳房的渴望。女主将“本我”幻化成一双“黄绿色的眼睛”，凝视“自我”成熟得女性躯体，“我”盼着它来吮吸“我”的乳房。“黄绿色的眼睛”，“带着动物才有兽性的残忍和摧毁一切的欲望”⁸¹，它反复出现，目光由迷惘到贪婪、再到残忍层层递进，反映出女主无法弥补与无法抑制的母性情结，⁸²表达出女主竭力地想弥补童年缺失的母爱。

〈回顾〉中，女主在贺萱换衣时看见她“因侧着而极高耸的乳罩下的胸”⁸³。那一瞬间女主脸红了，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看见除自己以外其他女人的身体。她从未想过女性的身体可以这么美。文中如此描写，

短小的乳罩在上半身束出优和柔腻的曲线，带花边的束带使乳房四周肌肤稍聚集向外凸张，仿若在乳房外再加上一条线纹来加强她的形态。第一次，我发现，乳房可以是单一存在的，她绝不只附属于肉身一部分。⁸⁴

这种凝视并非男性视角下欲望的投射，而是女性对女性身体的纯粹欣赏，一种凝视对象由客体到主体的逆转。女主看见是一种美本身；贺萱的身体独立于任

⁸¹ 李昂，《甜美生活》，页 31。

⁸² 何霄燕〈谈李昂小说中的女性意识〉，页 12。

⁸³ 李昂，《甜美生活》，页 46。

⁸⁴ 李昂，《甜美生活》，页 46。

何男性凝视或欲望叙事之外。这种凝视的目光并非占有，而是认同。她渴望贺萱身体蕴含的自由，女性特有的完整存在，完全属于她自身。

第二节 自主掌控的身体禁忌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身体被层层禁忌所笼罩，如月经、性欲和分娩等自然生理现象都充满了羞耻和神秘感。波伏瓦说：

“父权制文明要求女人保持贞操；人们多少公开地承认男性有满足性欲的权利，而女人要禁闭在婚姻中，对她来说，如果性行为没有受到法规和婚配的许可，就是一种错失、一种堕落、一种失败、一种缺陷；她应该捍卫自己的贞操和荣誉。如果她“屈服”，如果她“堕落”，她就引起蔑视；即使人们对她的征服加以责备时，仍然夹杂着赞赏。”⁸⁵

情欲本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欲望。然而，父权社会将女性的贞洁被看得极为重要，一旦失去处女之身，就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甚至还会被贴上“不检点”的标签。因为，女性被视为男性的所有物。父权社会将女性的贞洁被看得极为重要，一旦失去处女之身，就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还会被贴上“不检点”的标签。

⁸⁵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页135。

处女情结的思想在 1970 年代的台湾根深蒂固。〈回顾〉里，珍向尚未被情欲启蒙的“我”坦承自己发生过婚前性行为，“我”却因此选择疏远她。直到珍陷入人生低谷，“我”才明白情欲并无对错，她可以通过建立情感关系走出阴霾。性自由或性自主不仅指释放欲望，而是权利或自由，女性能够自主地“使用”或“不使用”，一切都应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

〈人间世〉的女主从小品学兼优，高中时看过一本有关男女悲恋的小说，但她感触不深，因为早恋是不被允许的。在多数学生都穿着“白布底衣”时，她看见其他女同学穿着胸罩时，竟觉得很羞耻，甚至希望自己的胸能平坦一点。直到上大学晒衣服时，她的“白布底衣”遭到同学特意的眼光后，才买了人生中第一件胸罩。有天晚上散步时男主想吻她，她却推开了，理由竟是“怕会有小孩”⁸⁶。这里表现出了女主从小到大性教育的缺失，她完全不了解任何性知识，甚至在上大学，已是一个成人后都还认为接吻就会怀孕。

之后，在男主亲吻她并要求有所回应时，她虽不情愿却也从不拒绝。在她感觉到身体产生奇妙的反应时，内心感到十分不安，只能紧紧抱住对方。李昂将女性的欲望坦然写出，最终在男方的引导下，两人在男生宿舍发生了关系。当她将事情告知校方后，还遭到男方辱骂说她不知羞耻，而男主的态度充满了矛盾，他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可耻的，却又占有了她的身体。女主是个彻底的受害者，她听命于男性，却反遭其辱。最后还遭到校方的开除惩罚，但女主认为自己并没有错。李昂以此书写方式唤醒女性意识的觉醒，她想让女性意识到，非处女并不可耻，因为女性并非男性的附属品。

⁸⁶ 李昂，《甜美生活》，页 74。

在<甜美生活>中，女主 C.T.于信中写道：“我知道你像任何中国男人，不无介意着我同你在一起并非第一次。”⁸⁷C.T.知道 G.L.并不介意此事，但她却开始对婚后生活感到恐惧，并选择逃婚。她怕婚后争吵时，对方会拿她非处女作为羞辱她的理由，因为男人非常在意女人的初夜是否属于自己，却从没考虑过她们内心的感受。她不愿两人曾拥有的美好回忆在“处女情结”的阴影下变味，为避免受伤，她决定不结婚。

第三节 出走的身体

婚姻本应是男女彼此约定、一生互信互爱的承诺，但在现实中，男方却常常对女方提出“片面贞操”的要求。⁸⁸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出轨无法容忍，却对男性的三妻四妾视若无睹。因此，李昂通过女主的“婚外情”，对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提出反抗。

<生活试验：爱情>描绘了女性在婚姻之外的情感经历。主人公丹丹的丈夫屡次出轨，长期疲惫的婚姻使她变得麻木而匮乏，但她并未打算结束这段关系。直到遇见年轻的宋瑞淇，她才重新燃起热情与渴望，试图挑战那段毫无感情的婚姻。文本写道，

⁸⁷ 李昂，《甜美生活》，页 237。

⁸⁸ 黄绚亲，《李昂小说中女性意识之研究》，页 94。

他们互相勾引着对方，很快的，她真正尝到另一个男子肉体的欢愉。

89

而宋瑞淇当然是不一样的，是经由宋瑞淇的年轻美丽，他对身体的坦然毫不觉羞耻，才帮助她第一次能完全由触发及探视去接近自身与另一个躯体。⁹⁰

她发现在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反而是通过另一个男人，她才真正感受到自我的开掘，感受到了身体的解放。出轨后，她第一次感受到身体挣脱束缚后的轻盈，变得更为美丽与自信。

女性长久被压抑的欲望一旦释放，往往比男性更为炽烈，因此丹丹对宋瑞淇展现出近乎狂热的渴求。这正是女性在压迫下挣扎的展现，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追求年轻的身体，这不再是男人的专属。最讽刺的是，这种因出轨经验而获得的美丽，竟成了缓和夫妻之间冷漠关系的转机。两人对彼此的出轨心照不宣，却又都坚信对方仍有维持婚姻的需要。小说中，木匠妻子同样与一名年轻男子保持着亲密关系。但她不过是为了生计才出轨，这彻底瓦解了丹丹赋予出轨行为的浪漫想象。

〈转折〉中，女主在婚礼前夜邀请男朋友的老师共进晚餐，并且暗示道：

“我想同你在一起，在我结婚之前、今天晚上。”⁹¹她还说：“我不是处女，你不要担心要负什么责任。”⁹²事后她对老师说：“我想你应该回去了，你太

⁸⁹ 李昂，《甜美生活》，页 115。

⁹⁰ 李昂，《甜美生活》，页 115。

⁹¹ 李昂，《甜美生活》，页 152。

⁹² 李昂，《甜美生活》，页 152。

太会等你”⁹³。由此可见，女主虽然深爱老师却懂“克制”，借口不愿让老师看到她刚醒的模样让他离开。女主选择在婚前正视自己的欲望，表现出了她对自己身体自主的权力。

在此之前，她曾以助理研究员的身份接近他，以自己工作效率极高来推销自己。但在那次亲密关系之后，她却选择与他人结婚，只留下一本写满对他深情的日记寄给了他。在这场爱情拉扯中，男主始终处于被动，即便他已对她情根深种，也无力改变她嫁作他人妇的事实。李昂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位主体意识独立的女性形象。

李昂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女性在性事上只能处于被动地位的模式，她在《甜美生活》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多为主动方，而非被动的“他者”。〈生活试验：爱情〉中的丹丹主动找借口接近宋瑞淇，而后便与他发生关系；〈转折〉中的女主也主动地接近男朋友的老师，还在婚前与老师发生了关系。在此过程中，两部小说的女主始终都掌握着主动权。通过这两个角色，李昂意在唤起女性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渴望，鼓励她们摆脱不幸的婚姻以追求自己的幸福。

综上所述，第三章着重探讨李昂如何以性这一禁忌话题为切入点，批判社会压抑并探索女性的自我建构。首先，本章探讨了李昂作品中的“女凝视角”，〈有曲线的娃娃〉中体现女性对母性慰藉的渴望，以及婚后丈夫的冷漠如何逐渐将这种渴望转化为一种执念。此外，第一节还探讨了〈回顾〉中女性对同性身体的欣赏，这也是一种女性的自我认可。第二节探讨李昂通过〈人间世〉和〈回顾〉等作品揭露了父权制对女性的性控制，从而倡导女性的性自主权。第三节

⁹³ 李昂，《甜美生活》，页133。

则讨论李昂赋予女性身体“出走”的能力，如<生活试验：爱情>和<转折>，女性挣脱了婚姻的枷锁，通过婚外情或婚前性行为实现了自我解放。

第四章 《甜美生活》中的女性处境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政治》中提出了八个与性政治相关的分析元素，其中论述了意识形态、生物学、社会学、阶层、经济与教育、强权、神话与宗教和心理学方面。她认为两性之间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关系，而政治的核心即是权力，就是某一群体用来支配另一个群体的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⁹⁴凯特认为强权即暴力，历史上无数残酷野蛮的权力现象便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社会由男性主导，女性之所以无能为力，是因为她们依赖于男性。

第一节 社会对女性的规训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从最初的母系社会转向了男性社会，这使男性的权力和主导地位逐渐上升。60年代初的台湾进入了西化期，但在传统社会及两性关系中，男性仍具有最高的权力，女性始终处于从属地位。⁹⁵因此，女性不仅在社会中面临不公待遇，还需承受来自社会习俗更高的期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女人的形成除了生理性别外还有社会性别。她认为社会性别在话语受限制，因为“这些限制一直设置于某种霸权文化话语的框架

⁹⁴ [美]凯特·米利特著，宋文伟译，《性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页 32。

⁹⁵ 朱芳玲，《六零年代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现代性》。页 501。

里，而这些话语又是建立在以普通理性的语言面貌呈现的二次元结构基础上。”⁹⁶

男性社会造成了女性被置于“他者”的位置，但这并非是女性与生俱来的位置。女性所背负的伦理观念始终如影随形，就连学校也成了以男性为主的道德标准来规训女性的代言者。⁹⁷女性在懵懂的情况下接受这种教育时，会将这种思想转化成自身的思想观念。

〈人世间〉中，一对正在读大学的男女主因在男生宿舍发生关系，被学校开除，女主却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女主在高中上护理课时，因授课的男教师跳过相关内容，让学生自行阅读加上当时备战联考，她也没在意，最终导致她对性方面的知识完全不了解；而男主多年重考大学，最终却因这件事让所有努力付诸东流。李昂在〈人世间〉中借“性”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批判，学校辅导中心将学生个人隐私告知训导处，还将两人开除学籍。男主也曾和训导员抗争说：

“学校赖以处罚我们的只因着我们在男生宿舍里做那件事，可是他们是否考虑到这规范终有一天会改变，像美国有些大学可以容许男女生同宿舍。”⁹⁸

⁹⁶ [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页 55。

⁹⁷ 黄绚亲，《李昂小说中女性意识之研究》，页 83。

⁹⁸ 李昂，《甜美生活》，页 83。

可他得到的回复确是训导员说：“只要你在台湾，还在我们这个时候，你就得服从这里的标准。”⁹⁹ 此外，在〈回顾〉中，女主珍因与男友外出彻夜未归，被江修女发现后，被记了两支大过。传统社会中，女生应该温柔、懂事、守规矩，但彻夜不归的行为触犯了禁忌，因此珍受到惩罚。这两部小说中的主角因没有遵守社会规训，尤其是女主没有保住自己的“贞洁”，而遭到处罚。李昂以这些情节展现了批判传统伦理的女性意识。

〈她们的眼泪〉中，收容所里的女孩是被父权社会“物化”的雏妓，她们从未做错过什么却要承受许多轻蔑与羞辱。¹⁰⁰ 这种羞辱并非因她们的行为，而是源于社会对女性身体的道德审判。社会将“不洁”的标签贴在她们的身上以完成了对她们的“规训”。因为，她们是欲望的载体，而不是独立的主体。

女孩子们看着台下的人群，开始明显可见慌乱。¹⁰¹

同时，每个人脸上有逐渐加深的惶惑的惊恐和茫然，原都注视着舞台前方的视线，也因着不安，生涩的不知要望向那里，有几个女孩子开始轻轻的垂下眼来。¹⁰²

她们在唱歌时发不出声音，面对镜头时本能地躲避，这不仅是恐惧的表现，更是被内化的规训结果。唱歌是一种表达自己的发声方式，但她们却失去了发

⁹⁹ 李昂，《甜美生活》，页 84。

¹⁰⁰ 黄绀亲，《李昂小说中女性意识之研究》，页 133。

¹⁰¹ 李昂，《甜美生活》，页 197。

¹⁰² 李昂，《甜美生活》，页 197。

声的能力，象征着她们的主体性在长期的压迫与物化中被剥夺，而躲避镜头则反映了她们对“被观看”的敏感。在父权社会中，她们为“被看”的对象，而这往往伴随着污名化与伤害。所以，她们本能地逃避正是对这种规训机制的无声抵抗。由此可见，社会对女性的规训不仅体现在制度与道德中，更深刻地内化于女性的身体与心理之中，使她们在不自知中接受了自己的“边缘位置”，甚至在遭受不公时仍选择沉默与躲避。这种规训，是一种压迫也剥夺了女性定义自我、表达自我的权利。

第二节 家庭赋予的女性定位

家庭制度中强调女性的性别角色、妻子需相夫教子、三从四德等，剥夺了女性的个人尊严和权利。这些负担如同绳索般束缚着女性，以确保她们的家人随时能找到她们并寻求她们的帮助或支持。这是因为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没有独立性，她们被视为丈夫和子女的财产。¹⁰³

波伏瓦说：

“女人在结婚时获得世界的一部分‘封地’，法律保证她不受男人任何的支配，但她变成他的仆从。在经济上，这个共同体的首脑是他，因

¹⁰³ 黄绀亲，《李昂小说中女性意识之研究》，页 58。

此，在社会看来，体现这个共同体的是他。……她属于他的家族，变成他的‘一半’。”¹⁰⁴

因此，婚姻对女性而言往往是失去的远比获得的多得多。社会对女性施加了很多伦理要求，例如要求她们保持贞洁。她们无法摆脱婚姻的束缚，就算遭遇了家暴也不能离开丈夫，除非丈夫选择抛弃她们。

〈生活试验：爱情〉里的女主，即丹丹因丈夫出轨而心生报复和宋瑞淇发生了婚外情。在白医师家，她听到一位木匠的妻子和她的情人出了车祸，导致木匠妻子半身瘫痪。即便如此，木匠妻子仍不顾木匠苦苦哀求她回来与他好好生活，坚持要和情人私奔。但她的情人却抛弃了她，拒绝带她离开。丹丹思索着：

这些人可以给那木工妻子怎样的了解与同情？在这样的社会里。那女人又能有怎样的依凭？¹⁰⁵

难道只为了心中的激情与欲求？可是她可曾考虑到她已成瘫痪的下半身，虽说还有性行为的可能，又将如何来维系住年轻男人的心？¹⁰⁶

¹⁰⁴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页 203。

¹⁰⁵ 李昂，《甜美生活》，页 123。

¹⁰⁶ 李昂，《甜美生活》，页 123。

因此，丹丹开始思考她和宋瑞琪的爱情结局会是什么样，而答案当然不是她所期望的。

〈爱情试验：爱情〉中两个故事展现了外遇的女主，即丹丹和木匠妻子。她们的挣扎终究是徒劳，最终也只能接受现实乖乖地回到婚姻的牢笼。丹丹不得不继续忍受丈夫的背叛，而她的情人宋瑞淇在她生命中只是个过客；木匠的妻子，即便不再爱丈夫，也只能留在他身边，因为掌握婚姻权力的丈夫依然爱着她。所以，她既不能走也走不了，无论情人是否还爱着她，她都只能与丈夫共度余生。这些都是婚姻带来的家庭问题，婚姻剥夺了已婚女性的自由和寻找真爱的机会。

〈一封未寄的情书〉的女主 C.T.说：

“我不过只是你生命中的极其短暂的一个过客，甚至不曾站有任何的位置，人们会说：‘连手都不曾拉过的爱情’，的确是这样的。”¹⁰⁷

“过往对你的情爱已使得我一度成为公众的笑谈，再给你写这样的一封信，是否又会引起不必要的困扰，特别是我现在的身份已然不同，这些，无宁十分的困扰着我。”¹⁰⁸

C.T.的情人认为她已婚，所以他对她没有任何责任。男人常常利用女人的婚姻状况作为背叛她们的最佳借口。¹⁰⁹这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男人把自己

¹⁰⁷ 李昂，《甜美生活》，页 203。

¹⁰⁸ 李昂，《甜美生活》，页 204。

¹⁰⁹ 黄绚亲，《李昂小说中女性意识之研究》，页 60。

看得极其重要，但对于跟他们建立过情感关系的女人，在被利用完之后就会被毫不犹豫地抛弃。

此外，〈苏菲雅小姐的故事〉中，苏菲亚出生在台湾南部的种山人家，她户籍上的名字可能叫招弟，但她从未让任何人看过她的护照，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她的中文名字，所以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只是偶尔说溜了嘴或顺口叫她招弟。苏菲亚的家庭显然秉持着重男轻女和男尊女卑的观念。因为她是女孩，所以取名招弟，意为“招来弟弟”，盼望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

〈甜美生活〉中提及女主 C.T. 的父亲是一位开明的基督徒，他支持堕胎合法化。波伏瓦说：“没有什么比反对堕胎合法化的论据更荒谬的了。”¹¹⁰因为，堕胎合法化对于保护女性权益、赋予女性选择是否生育的自由非常重要。因为生育对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来说是一种负担。在传统观念中，生儿育女使女性的维持家务是成为妇女的职责。女性在这样的观念下长大，然后代代相传这个作为女人应尽的职责，然而并不是每个女性都想接受生产任务。因为男女生理差异意味着女性需独自面对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而在这过程中丈夫却不能感同身受。

第三节 女性意识的感悟

¹¹⁰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页 304。

在现代社会中，家庭主妇不再被视为理想中的女性形象，女性在工作和学习方面也已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机会，因为女性在各个领域都与男性一样无处不在。女性之所以不再受束缚，正是因为她们拥有了更多自由施展的空间。

女性不仅能在职场中获得的成就感，还能让自己充满自信。这能让女性自我肯定，展现女性的特质与能力，让她们能够在职场上与男性一较高下。〈回顾〉中，“我”对贺萱这位事业有成的女性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是一位知名的记者，是许多聚会中的焦点。所以，“我”觉得她特别迷人。通过贺萱，“我”看见了充满女性魅力的女性世界。这让同为女性的“我”深深着迷，无法自拔。

波伏瓦指出，

她们享受到的巨大好处，就是她们职业上的成功有助于——如同男人的情况那样——提高自身性的地位；她们在作为人自我实现的同时，也作为女人自我实现了。¹¹¹

由此可见，女性突破男权传统的第一步就是在经济上不依赖男性，这样才能像贺萱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和得到同性的尊敬与钦佩。此外，女性在接受教育后意识到了自己受到不平等待遇。所以，她们不只试图逆转男女之间主/客体的地位，还投身入社会服务中，以证明女性的价值并不局限于家庭之中。

¹¹¹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页 566。

〈她们的眼泪〉的云阿姨是一位富家千金，年轻时是个爱跳舞、穿低胸晚礼服的女子。可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她却让侄女，即女主在餐宴上唱歌，为孤儿院募捐。女主长大后，知道了云阿姨将一生都奉献给了慈善事业，内心深受触动，随后她也跟着云阿姨前往收容所帮助他人。这份工作需要承受了无数异样的目光，当女主与雏妓走在一起时，因群体压力而感到羞愧，但云阿姨却不以为意。这让女主自愧不如，也更加敬佩云阿姨的决心与韧劲。¹¹²

此外，在父权体制的压迫下，女性并未放弃寻求自我救赎。她们渴望掌握身体自主权，如〈一封未寄的情书〉中的 C.T.。李昂以女性的成长历程展现女性已萌生自觉意识，不再甘于作为男性的附属存在。¹¹³C.T.在给 G.L.的信里说了自己婚后内心想法的转变。以前她不敢与有妇之夫 G.L.有身体上的亲近，如今，却因丈夫出轨，便产生了与夏展开一段恋情的念头。随着情欲解放，C.T.认为身体该由自己掌控。既然丈夫可以出轨，那她也可以。在这样的想法下，她后悔暗恋 G.L.时没有付出行动。从道德层面来看，双方出轨表示了对婚姻的不忠；但从女性意识的视角来看，李昂这样的情节安排表示了女性的思想解放。受到多年的伤害后，C.T.清醒了，她承认依然想念 G.L.，但她不会去打扰他，并相信自己可以走完余生的路。

可惜的是，《甜美生活》中除了部分觉醒了自我意识的女性之外，仍然存在着被父权社会彻底驯化的女性。在〈转折〉里，老师的妻子明知丈夫出轨，却没有发作的勇气。她为了重新得到丈夫的心努力装扮自己，幻想着丈夫能回心转意。然而，丈夫听完她的话后，没有半点愧疚，还一脸厌烦、敷衍地说不会

¹¹² 黄绚亲，《李昂小说中女性意识之研究》，页 158。

¹¹³ 黄绚亲，《李昂小说中女性意识之研究》，页 141。

离开她。李昂通过描写妻子的软弱与毫无骨气的模样，揭示了被驯化的女性无法离开丈夫，因为她们不知道离开丈夫后，自己还能做什么事情。

综上所述，第四章揭示了父权社会强加于女性的各种形式的规训和压迫。社会通过其道德和教育体系，将女性置于“他者”的地位，从而剥夺了她们的身体自主权。此外，女性在传统家庭中的性别角色使她们处于从属地位，导致她们丧失独立性和尊严。然而，小说中某些女性开始觉醒自我意识，如贺萱、云阿姨和 C. T.，她们试图通过经济独立、社会服务和追求自我来挣脱传统束缚。李昂在小说中描绘了女性在压迫下的挣扎与成长，既揭示了传统社会以及家庭给女性带来的悲剧，也展现了女性的自我救赎。

结语

李昂笔下不存在甜美的爱情，只有不断在压迫中挣扎的女性，因为现实中的情爱关系常常沦为权力与剥削的工具。《甜美生活》中，李昂不仅展现了女性在感情中的成长，还讽刺了女性自我物化的现象，揭露了婚姻表面光鲜亮丽背后隐藏的腐败。此外，李昂用“性”来批判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从性别视角挑战传统伦理和社会规范，即性反叛文学，并探索女性自我建构的可能性。李昂在《甜美生活》中还揭示了父权社会如何通过道德和教育体系将女性置于“他者”的地位，剥夺她们的身体自主权。尽管如此，贺萱、云阿姨和 C. T. 在小说中开始觉醒，并试图通过自我追求挣脱传统束缚。李昂描绘了女性在压迫下的挣扎与成长，以及她们的自我救赎。综上所述，以上为本文对李昂《甜美生活》中女性书写的探讨。

李昂将这部小说集命名为《甜美生活》，但书中的小说却并不甜美，由此形成强烈的反讽。“甜美生活”表象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实人生，只有深陷其中的人才懂得其中的艰辛。整部作品通过展现各种“不甜美”的现实，解构了“甜美生活”的幻想。

李昂创作这部小说集至今已经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女性在社会中也拥有了更多的权利。21 世纪见证了许多独立成功女性的涌现。法律上的平等也已基本实现，但一些根本性问题仍未解决。婚姻中的性别分工依然根深蒂固，家务和育儿的“工作”仍落在女性的身上；而职场中无形的“玻璃天花板”使得有

能力的女性难以突破职业瓶颈，晋升到决策层。此外，女性在职场中仍然面临许多不公平待遇，例如男女同工不同酬等。

当代女性面临的最深刻的困境就是该如何平衡职业女性和母亲的双重角色。但这是否是女性该考虑的问题呢？因为，男性从未面临过平衡职业男性和父亲双重角色的挑战。那么，为何女性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呢？女性的价值已经可以通过职业成就来实现，但她们仍然被期望承担母亲的责任时，这种“选择”就变成了个微妙的陷阱，选择工作会被指责忽视家庭；选择家庭则会浪费实现自我的机会；而试图平衡两者则会让人筋疲力尽。

如今，尽管女性走出了家庭，但她们依然无法完全摆脱社会强加给她们的期望。社会在进步，但“甜美生活”的幻想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曾经的“嫁个好人家”到如今变成了“完美兼顾家庭与事业”。李昂用“不甜美”的概念解构了这种幻象，而这种幻象在 21 世纪仍然需要被反复拆解。社会进步虽然为女性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平等，但只有当“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这个问题是由整个社会共同讨论和解答时，“甜美生活”才不再是一个用来讽刺的词汇。

参考文献

专书

1. 李昂,《甜美生活》,台北:洪范书店,1991。
2. 李昂,《她们的眼泪》,台北:洪范书店,1984。
3. 邱子修,《跨文化的想象主体性:台湾后殖民/女性研究论述》,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
4.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下册》,台北:联经出版,2011。
5. 朱芳玲,《六零年代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现代性》,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0。
6.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7. 黄绚亲,《李昂小说中女性意识之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
8. 邱贵芬,《(不)同国女人聒噪——访谈当代台湾女作家》,台北:远流出版,1998。

译著

1. [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长沙:岳麓书社,2024。

2.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3. [美] 约翰·克劳·兰色姆著，王腊宝、张哲译，《新批评》，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4. [美] 凯特·米利特著，钟良明译，《性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5. [奥] 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期刊论文

1. 方忠，陈兴丽〈论李昂小说的情爱书写〉，《当代文学》，2008年7月，页70-74。
2. 戴华萱，〈请（勿）入座：李昂“情书系列”的符号游戏〉，《文史台湾学报》第11期，页283-315。
3. 纪大伟，〈1970年代台湾文学中的“女同性恋”〉，《女学学志：妇女与性别研究》第33期，页1-46。
4. 庄园，〈论台湾女性主义作家李昂〉，《晋阳学刊》2007年第2期，页119-123。
5. 何霄燕，〈谈李昂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页10-13。

学位论文

1. 陈宜屏，《论李昂小说中的女性问题之呈现》，台北：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9。
2. 张巧瑜，《台湾同志小说与酷儿小说情欲书写研究》，台北：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9。